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 第三十八回 至友告訐變生意外 美姬設計妙絕人寰

且說楊天德訪謁陳錦堂，專為查他的煙癮，以便告發。及聞錦堂說早已用忌酸丸戒盡，大失所望，心想：難道就罷了不成，新近戒絕，容易上癮，我只消等在這裡幾天，天天請他抽大煙，管教入我彀中，依舊吸食，那時再去告他，不怕他抵賴到哪裡去。打定主意，一味假意慇懃。那錦堂是個好好先生，兼之和天德昔日同居，情如手足，當然不防他存著惡意，當下就在內書房，用盛筵款待，因為有煙具在旁，不曾請陪客，主賓兩人入席共飲，酒逢知己，且談且飲，直吃到酒醉飯飽，方才散席。天德要緊開燈抽煙，錦堂橫在下首，酒後吸煙，最易上癮，且向有煙癖的人，酒後就要發癮。平時吸煙，每次一錢可以過癮，在酒後須抽錢半或二錢，才得過癮。天德早知此理，此時自己抽了兩筒，等到跟班裝好第三筒，就叫他授給陳大人，並替他把火。錦堂薄有醉意，眼望著天德嗤嗤抽得十分有勁，不覺饞涎欲滴，及見跟班將槍頭送到身邊，就老實不客氣，將口湊到槍嘴上，一陣抽吸，煙氣直通丹田，腹中咕嚕嚕作響。

天德含笑說道：「老哥腹中的煙蟲，日久不知煙味了！飯前見你抽的百口煙，未曾入肚，這一筒抽得有勁，直入五臟。只因太少了，煙蟲還在腹中吵鬧，索性再抽兩筒，使煙蟲也得一醉飽。」那時錦堂抽了一筒，引動了夙癮，嘴裡雖說不吸了，等到跟班接二連三裝煙送到他嘴邊，他竟然大口抽吸乾淨，一個多月不曾捻槍，如今忽然大吸特吸，不覺頭昏眼花，好像喝醉了酒似的，橫在榻上，不作一聲。約摸隔了一小時，方才神清氣爽，張目觀看，天德煙癮已過，跟班正在旁邊收拾煙槍。錦堂就向天德說道：「請早些安歇吧！明天再見。」說著，踱步到上房去睡覺。

話休煩絮，天德在道署中盤桓了十餘日，那錦堂素喜懷中物，每晚必有酒，酒後無德便請他抽四五筒鴉片煙，你想錦堂斷癮不久，怎當得一連十餘日，而且必在酒醉飯飽之後準時吸食，格外容易上癮。在錦堂還以為不曾上癮，天德卻已看出他重又上了癮。臨別那天，吃過酒飯之後，天德急欲登程，只管自己吸食，錦堂橫在右邊，竟然呵欠連作，淌淚打噴嚏，醜態百出。天德故作驚異之狀道：「老哥為什麼這般模樣？難道煙癮發作了嗎？請再抽兩筒。」錦堂唯唯答應，遂由跟班燒兩個大煙泡，裝他抽完以後，呵欠不作，噴嚏不打，眼淚也不淌了。

天德哈哈大笑道：「老哥你又重墮苦海了！這都是小弟引你上癮的。小弟此次帶來的煙膏，尚有十多兩，路上不能任意開燈吸食，索性一起送給老哥吧！」錦堂誠懇道謝。天德就收拾行李，告辭回省。錦堂還當他是知己好友，慇懃相送，殊不知天德留在署中，引誘他上癮，引上了癮，還恐自己走後，錦堂不自熬煙膏吸食，仍吞忌酸丸，依然枉費勞心，故爾臨行時將自己的煙膏煙槍，一起送給他，料定他有現成煙膏在眼前，決不肯放棄不吸的。果然被他完全料到，錦堂每日於酒飯之後，便到內書房抽大煙。由此看來，鴉片流毒，深入人身骨髓，不易戒絕。陳錦堂那是個極有幹才的紅道員，尚且戒絕後，一經引誘，重複吸食，尋常之人那是更不必說了。

且說楊天德回轉省城，即行上轅門銷假。正值林公會同湖南湖北巡撫，出示嚴禁鴉片，並捐廉配制戒煙丸，設局散放。

天德趁此機會，向林公處抄錄忌酸補正丸藥方，帶回家中，照方配藥，立志戒煙，一面委託候補道員劉芝汀，向督轅告發安襄郎道陳錦堂嗜好甚深，有乾禁例，請即調省驗看，以肅官方。

林公閱稟，還以為錦堂雖染煙癮，已用忌酸丸戒除，此稟分明是同寅妒忌，覬覦美缺，不惜誣告，此風不煞，告訐將無寧日，應當查明反坐。於是下札立傳錦堂到省。錦堂還沒有曉得有人告發，只道林公札傳，總是商議鹽政，馬上乘坐官舫進省，船上不曾帶煙槍，吞了幾粒忌酸丸，等到省城，癮得醜態百出，暗想就此上轅門，必然要被制軍看出破綻，還是先去拜訪楊天德，借他的煙膏抽過了癮，方可去上轅門。打定主意，離舟登岸，逕到楊公館，投帖拜訪。天德迎入客廳，分賓主坐下，有意問道：「老哥有何要公晉省？」錦堂答道：「奉督憲札，不知有什麼緊急公事？因為未帶煙具，專程前來借吸煙。」天德答道：「近日省城中煙禁森嚴，愈是官吏，在家吸煙，被人拘捕或告發，加等治罪，小弟恐蹈刑章，已將煙具燒燬，服忌酸丸，立志戒煙；並非不肯借吸，實因家中沒有煙膏，忌酸丸配得很多，一樣可以過癮，可要帶些在身邊？」錦堂只好懶懶地道謝。天德就向抽門裡摸一把丸藥給他，錦堂當場吞了十幾粒，告辭而行。逕到總督轅門稟見，落司道官廳守候，以為多吞了忌酸丸，內有煙灰，一時不會發癮，哪知天德給他的不是忌酸丸，卻是補正丸，沒有煙灰捲入，不能抵癮的。等到林公傳見，錦堂三句話沒有說完，呵欠噴嚏迭作。林公訝然問道：「你上次稟過，煙癮已用忌酸丸戒盡，怎麼這時又像煙癮發作？難道你上次說的是假話嗎？」錦堂連忙起立稟道：「職道怎敢欺蒙大人，上次晉謁，確已戒絕，這幾天因患痢疾，服藥無效，醫生說只有吸煙，可求速痊，因是又連吸了七八天，不料又成了癮。現擬仍用忌酸、補正二丸，如法戒絕。」林公說道：「人孰無過，過而能改，情尚可原，改而又犯，罪不容忽，怪不道劉芝汀告發你嗜好甚深，本省正在厲行煙禁的當兒，屬員尚不能戒絕，怎能令出法隨、儆誡百姓呢？總而言之，我的屬下不容有吸食鴉片的人。你且去戒來，戒絕之後，那時當再重用。」

說罷，手搭茶杯，錦堂只好謝罪退出，喪氣落船，回轉道署。

隔了一天，新任安襄郎道來署拜會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楊天德。陳錦堂到此，方只怪自己不智，墮入圈套，只好趕辦移交，回到省裡，一口冤氣哪裡咽得落，便往宜昌鎮總兵陳炯堂衙門暫駐。原來炯堂是他的堂兄，見面之後，錦堂就把受楊天德暗算的始末情形，細說一遍。炯堂勸慰道：「只怪你貪吸鴉片的不好，吃一次苦，學一次乖，從今交友不可不慎，嗜好永遠戒絕，林制軍並未將你提參，況且你很得制軍信用，把鴉片戒絕之後，自向督轅請求驗看，或能准回原任，也未可知。」

錦堂只好唯唯答應。在總兵衙門中，耽擱了兩日，回轉公館，立志戒煙，摒絕酬應，只是等在內室中，長吁短歎。他的寵姬鳳姑，百計引他尋歡作樂，他只是愁眉不展。鳳姑說道：「為了煙癮提空，只消戒絕了煙癮，杜了人家的口舌，一面再求制軍調驗確實，自然可望回任，何必鎮日苦悶？悶出毛病來，不是耍的。」錦堂頓足恨恨地說道：「你們婦人家知道些什麼？」

提空不提空，倒不在我心上，若為了公事，莫說將我提空，就是把功名參革了，也是應得，無可埋怨。所恨的楊天德用這鬼蜮手段，引我入彀，又暗中使人在制軍面前告下，弄到提空。

這口冤氣不出，就是死了也不能瞑目。現在只恨沒個替我報復之人，思來想去，怎叫我不氣苦呢！」鳳姑聞言，略不遲疑地說道：「只要能夠替恨，用得著我時，水裡火裡都去。」錦堂聽了，眉頭一皺，忽又現出笑顏，點頭說道：「此事你如肯去，再好也沒有。」說到這裡，又湊到鳳姑耳朵上低低說了幾句。

鳳姑答道：「這事容易，惟須嚴守秘密，不能漏泄風聲。」錦堂說道：「你放膽做去便了，一不殺人，二不放火，怕人家什麼，但是不宜遲延，應當馬上著手去乾，早去早回，免我懸念！」

鳳姑應聲理會，回房收拾停當，重又走到錦堂面前，含笑問道：「你看我裝束得好不好？」錦堂定神把她仔細打量，見她越覺得媚媚可愛，不搽脂粉，秀麗在骨，長眉入鬢，美目流波，端的美麗非常，就含笑贊道：「妙啊！就是瓊宮女史，月殿仙人，怕也不過如此了。」鳳姑盈盈一笑，道聲去了，轉身出門而去。

你道這位鳳姑是何等樣人？提起她的來頭，也非等閒之輩。

原籍山東，自少跟著乃父濮金標在江湖上賣解，金標本是少林嫡傳弟子，武藝極高，因此鳳姑從父學習，也自出色當行，輕身功夫尤其精妙，高來高去，不算得一回事。轉輾行抵楚省，設場賣藝。那時錦堂正在全省營務處當提調，雖然是個道員，小時也曾習過拳棒和騎射，恰從廣場前經過，瞧見許多閒人，圍著人圈看賣解，也就擠到人叢中觀看，只見督標百總蘇元，正在和一少女交手，就定神觀看。

要知賣解女郎為甚和蘇元交手，且待下回分解。